

大作家童话

HANS CHRISTIAN
ANDERSEN



W h a t T h e M o o n S a w

月 亮 看 见 了

[丹麦] 汉斯·克里斯汀·安徒生——著

孙张静——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大作家
童话

HANS CHRISTIAN
ANDERSEN

W h a t T h e M o o n S a w

月 亮 看 见 了

[丹麦] 汉斯·克里斯汀·安徒生——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孙张静——译

图书代号: WX18N163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看见了 / (丹) 汉斯·克里斯汀·安徒生著;
孙张静译. —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9. 1
ISBN 978-7-5695-0369-2

I. ①月… II. ①汉… ②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丹麦—
近代 IV. ①I534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6888号

月亮看见了

YUELIANG KANJIAN LE

[丹麦] 汉斯·克里斯汀·安徒生 著 孙张静 译

责任编辑	焦 凌
特约编辑	陈巧文
责任校对	宋媛媛
装帧设计	COMPUS·汐和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	5.75
插 页	4
字 数	120 千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95-0369-2
定 价	39.8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, 请与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: (029) 85303879

目录 Contents

月亮看见了	1
小意达的花儿	49
坚定的锡兵	61
夜莺	69
柳树下的梦	83
小妖精和商人	105
冰姑娘	113

月亮看见了

我有个奇怪之处，一到思想深邃、内心热切之时，我的手和嘴就仿佛受到了束缚，无法准确描绘或刻画涌上心头的阵阵思绪。好在我是个画师，能用画笔传达出相同的感受——见识过我速写和想象力的朋友们都认同这点。

我是个年轻人，囊中羞涩，身居陋巷。我的房间在楼顶，比四周的房子都高，因此视野开阔，光线充足，这让我没有过多奢求。初到此地的日子，我形单影只，情绪低落。往日面前满眼的青山翠林，如今可看的却只有满城如林的烟囱顶。而且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来迎接我。

所以，一天晚上，我坐在窗边，意志消沉。过了片刻，我打开窗户，向外望去。天哪，我简直欣喜若狂！我终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——一张圆圆的、友善的、老朋友的脸，我自小便认识它。对，它就是月亮，它也正瞧着我呢。可爱的老月亮，

它并没多大变化，那张脸一如往昔。它曾透过荒野间的柳林窥视过我，我也曾多次对它送上飞吻，因为它将月光照进我的小屋，并允诺每晚出来的时候都来瞧瞧我。它信守了自己的诺言，不过遗憾的是，每次它都只能稍作停留。只要它出现在我面前，便总会给我讲前一晚或当晚看到的事情。“把我对你讲述的场景画出来吧，”它对我说，“你会绘出一本精美的画册。”我听从了它的劝告，许许多多个晚上都画着它所讲的故事。我能画出我自己的新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不过“一千零一”这个数字或许太大了，要画这么多画不太现实。我要给你们看的图画不是任意挑选的，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，即月亮讲述的顺序来展示的。天赋过人的画家、诗人或音乐家们如果乐意，也许也能从中得到灵感，创作出更多的作品。我在此奉上的只是一些草草而就的速写，这些匆忙画出的纸片中也夹杂着我自己的思想。月亮并不是每晚都能出现在我面前，有时一片乌云就能遮住它的脸。

第一夜

“昨晚，”我转述的是月亮说的话，“昨晚，我在印度上空穿行，空中万里无云。我的面孔倒映在恒河的柔波中，我的光芒努力穿透枝蔓横生的香蕉林，这些浓密的树枝在我下面缠绕盘桓，状如龟壳。密林中走出一位印度女子，如羚羊般轻巧，

如夏娃般迷人。我眼前的这位美如轻盈仙子的印度女子，被四周的暗影衬托出动人的身姿。我能读出她秀眉间的思绪，正是这些思绪将她带到此处。脚下的荆棘划破了她的鞋子，却没能阻挡她匆匆的脚步。女子手里举着一盏灯，灯火闪烁，来到河边饮水解渴的小鹿受到惊吓，慌忙跳到一旁。她张开手掌挡在灯前，不让河风吹熄灯火。借着火光，我能看清她纤细粉嫩的指尖。她来到小河旁，将灯置于水上，让它顺流而下。火苗摇曳不定，仿佛快要熄灭，不过还好，灯火还在一直燃烧。女子光滑如丝的长睫毛下，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流露出热切的目光。她知道，要是这盏灯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能一直燃烧，她的未婚夫就还活着；要是这盏灯突然熄灭，就意味着他已经死去。灯火一直顽强地燃烧着，她跪下来祈祷。身旁草丛里卧着一条带斑点的蛇，可是她并不在意——她一心只顾念着梵天¹和自己的未婚夫。‘他还活着！’她欣慰地喊道，‘他还活着！’群山深处传来她的回音：‘他还活着！’”

第二夜

“昨晚，”月亮对我说，“我俯瞰着被众多房屋包围的一处庭院。院子里有一只咯咯叫的母鸡，还有十一只小鸡。一个

1 梵天：印度教信仰的创造之神。

漂亮的小女孩正追赶着鸡群，母鸡被吓得大叫，伸出翅膀护着小鸡们。小女孩的父亲走出来，责备了她一番。我在空中走远了，没有再想此事。

“不过，今天晚上，就在几分钟前，我又看到了那个庭院。四下安安静静的，不一会儿，小女孩又出来了，她轻手轻脚走到鸡舍旁，拔掉鸡舍的门闩，钻了进去。母鸡和小鸡们大声惊叫着，扑腾着翅膀从栖息的木杆上飞下来，慌乱地四处逃窜，小女孩跟在它们后面追。我透过鸡舍墙上的一个小洞往里看，看得十分真切。我很不喜欢这个骄纵的女孩，所以，当她父亲出来，粗暴地拽着她的胳膊，比昨晚更严厉地责骂她时，我感到很开心。小女孩低着头，湛蓝的双眼噙着泪水。‘你在干什么？’父亲责问她。她啜泣着回答：‘我想亲亲母鸡，请它原谅我昨天把它吓着了，可我不敢告诉你。’父亲吻了吻这个天真女孩的额头，我也吻了吻她的嘴唇和眼睛。”

第三夜

“拐角那边有条小街，那条小街太窄了，我的月光只能在房屋的墙上停留短短一分钟。可就在这一分钟里，我见到的场景却足以让我认清这世界。在小街上，我看见了一个女人。十六年前，她还是一个孩子，在乡间老牧师的花园里玩耍。园中的玫瑰丛搭成的树篱已经残破，花儿们也已凋零。玫瑰丛蔓

延到了小路上，参差不齐的枝丫和苹果树的树枝纠缠在一起。偶尔可见一朵朵仍在开放的玫瑰——虽然它们仍然散发着芬芳，花容依旧，却早已失去了昔日花中王后的风姿。对我而言，牧师的小女儿就是一朵娇嫩的玫瑰，她坐在零乱的玫瑰丛下的小凳子上，搂着玩具娃娃摩挲着，虽然纸板做的娃娃脸已经有几分破损。

“十年后，我再次见到了她，在一间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，她成了一个富商的漂亮新娘。我为她得到了快乐而祝福她，常常在静夜去看望她——没有人留意到我明亮的眼眸和默默的注视。唉！我的玫瑰也在慢慢凋零，如同当年牧师花园里的玫瑰一般。平凡生活中总会有悲剧发生，今天，我就目睹了她的最后一幕。在那条小街上，她躺在床上，病得奄奄一息。冷酷无情的房东走进来，扯掉了她身上薄薄的床单——那是她御寒的唯一物品。‘快起来！’房东说，‘你的脸色都能吓死人了。快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去找点钱来，要不我就把你赶到大街上去。快点，起来！’她回答道：‘唉，死神正在吞噬我，请让我安息吧。’可是，房东却逼着她起床梳洗，并拿了一个玫瑰花环戴在她头上。然后，他让她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，在她身旁放上一支点燃的蜡烛，便走开了。

“我注视着她，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双手放在腿上。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，又猛地关上了它，一扇窗玻璃被碰落，摔成了碎片，可她依然没有反应。蜡烛点着了窗帘，火舌在她身

旁游走。我这才明白，她已经死了。这个死去的女人坐在敞开的窗户旁，仿佛是在做最后的告解——牧师花园里那朵可怜的玫瑰花凋零了。”

第四夜

“今晚，我看了一出德国戏剧，”月亮说，“这出戏在一个小镇上演。戏院由一个马厩改建而成，马厩依旧保持着从前的格局，只是被改成了私人包厢，所有的木架都用彩纸装饰了一番。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小巧的铁质枝形吊灯，和别的大戏院一样，这盏吊灯可以缩进天花板里。一个倒扣的桶被放置在吊灯上方，只要提词员手里的铃铛叮叮当当响起，小巧的铁质吊灯就忽地升上去半码¹，消失在桶里面，这是戏剧即将开场的信号。一位年轻贵族和他夫人碰巧途经小镇，便来观看这出戏，因此，戏院里更显拥挤。不过，吊灯下面的位置却是空的，没有一个人坐在此处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火山口似的，因为吊灯的蜡烛油正顺着铁杆滴落，一滴接着一滴。戏院里闷热得很，因此所有通风口都打开了，我便能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男女仆人们都站在外面，透过缝隙往里窥探，里面站着的警察用手中的警棍吓唬他们，但他们并不畏惧。年轻的贵族夫妇坐在靠

1 码：英美制长度单位，通常换算方式为 1 码=0.9144 米。

近乐队的两张古老的扶手椅上。平日里，这两张椅子是镇长和他太太的专座，可今晚镇长夫妇只能屈尊，如普通市民一般，坐在木头凳子上了。太太悄悄说道：‘我现在可明白了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’这个细节给这出戏增添了几分愉快的气氛。吊灯一直轻轻晃着，众人受着蜡烛油的惩罚。而我，月亮，则从头至尾看完了这场好戏。”

第五夜

“昨天，”月亮说，“我见到的是繁华的巴黎，我的视线落到了罗浮宫的一个房间里。一个衣着寒酸的老太太——她属于下层阶级的一员——跟着一个下等仆人来到王宫里宏伟空旷的正殿，因为她决意要来这里瞧瞧。老妇人花了不少钱，费了许多口舌，才达成了心愿。她枯瘦的双手合在一起，两眼敬畏地环顾着四周，仿佛走进了一间神圣的教堂。

“‘就是这里！’她说，‘是这里！’她朝王座走过去，王座上铺着镶金色花边的华丽天鹅绒。‘这儿，’她说，‘就是这儿！’老妇人跪下来，亲吻着紫色的地毯。我猜，她实际上是在哭泣。‘可是，这不是原来的天鹅绒垫了！’仆人说道，他嘴角挂着一丝微笑。‘是的，可是这地方没变，’老妇人答道，‘从前也是这般模样。’‘看起来一样，但实际上却不同，’仆人说，‘窗户都被打破了，门也被拆掉了，地板上还有血

迹。’‘话虽如此，可我的孙子就是死在这张王座上的，他死了！’老妇人伤心地重复了一遍。我没有听到他们再说别的，他们很快便退出了正殿。傍晚时分的微弱光线愈加暗淡，我的光芒照进屋子，照亮了法兰西王座上的华丽天鹅绒垫，使它更显华贵。

“你猜猜看，这个可怜的老妇人是谁？请听听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吧。

“故事发生在七月革命期间，就在取得最辉煌的胜利的那天晚上。那时巴黎的每栋房屋都是一座堡垒，每扇窗户都是掩体。起义者们正在朝杜伊勒里宫¹发动猛烈攻击，战士中甚至有妇女和孩子。他们攻入了王宫的套房和大厅。在攻打王宫的起义者中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半大穷孩子。他身受几处致命的刀伤，倒在地上——就倒在这间正殿内。战士们把这个鲜血直流的孩子放到法兰西的王座上，用天鹅绒包扎他的伤口，他的鲜血浸染了象征王室的紫色。这场景真让人难以忘怀！金碧辉煌的大厅，英勇奋战的人民！地上扔着被撕毁的帝国旗帜，刺刀上绑着新的三色国旗²，王座上躺着穷孩子。他因失血过多而面色苍白，可脸上却闪着骄傲的光芒；他凝望着天空，四肢因为临死前的痛苦挣扎而蜷曲；他赤裸着胸膛，绣着银色百合花的华丽天鹅绒垫半掩住他褴褛的衣衫。

1 杜伊勒里宫：巴黎旧王宫，1871年被焚。

2 三色旗曾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，三色分别代表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

“早在他还睡在摇篮里时，有人就预言过：‘他将死在法兰西的王座上！’他的母亲还梦想着他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。

“我的光芒曾亲吻过他墓前的花环，今晚又吻了他老祖母的额头，她在梦中见到了这番情景，你最好把它画出来——死于法兰西王座上的穷孩子。”

第六夜

“我曾去过乌普萨拉¹，”月亮说，“我俯视着被荒草覆盖的大平原和贫瘠的田野。我的倒影浮现在塔里斯河上，河上的汽船将鱼儿吓得躲进了水草里。云海在我身下飘浮，他们将长长的云影投在了那些叫作奥丁、托尔或弗列加的凡人的墓地上。稀疏的草皮覆盖着山坡，上面刻着一些人的名字²。此处没有供游人刻下自己名字的纪念碑，也没有供他们作画的岩壁，所以游人们只能在草皮上达成心愿。泥土以大大的字母或名字的形式裸露在外，如同一张网，散布于山丘之上。这些‘不朽’的名字等到新草皮长出来的时候就消失了。

“小山顶上站着一位诗人，他饮尽一杯蜜酒，角制酒杯上

1 乌普萨拉：瑞典东南部城市。

2 欧洲大陆的游人们已经多次见识过这种盛行的风气。在莱茵河边的一些地方，当地人甚至为跃跃欲试的游客们预备了画笔和一罐罐油漆，好让他们留下“不朽的英名”。

镶着宽阔的银边。诗人嘴里喃喃地念着一个名字，还请求清风不要将这个�字传播开去。可是，我还是听到了这个名字。我也知道此人。一顶伯爵的桂冠在这个名字上闪耀，因此，他不能说出来。我笑了笑，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也顶着诗人的桂冠。爱伦诺拉·戴斯特的高贵是与塔索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¹。我还知道美之玫瑰在何处绽放！”

月亮说完，一片浮云便把我们分开了，但愿没有浮云能将诗人和玫瑰分离！

第七夜

“一片冷杉和山毛榉林沿着海岸线延伸，林木的清香四溢。每逢春季，一群群夜莺飞入林中。树林近旁便是变幻莫测的大海，大海和树林间隔着一条宽阔的大路，路上马车辚辚。不过，马车不是我注意的焦点，我的视线最爱落在一处古墓上，黑刺李在岩石间疯长。这是大自然的真实诗篇。

“你认为人类对这大自然的诗篇能做出何种欣赏呢？让我来告诉你昨晚我在此地的所见所闻吧。

“最开始，路上驶来一辆马车，车上坐着两个富有的地主。

1 塔索是16世纪意大利的著名诗人。爱伦诺拉·戴斯特是当时的一位贵族，因与塔索交往而得名。

一个地主说道：‘这片林子真大！’‘当然了，一棵树就能装十车吧。’另一个说：‘今年冬天会很冷，去年一车柴火的价钱是十四块。’——他们走远了。又来了一个驱车经过的人，他说：‘这条路太难走了。’他的同伴说：‘都怪这些该死的树，空气不能流通，只有海风刮过来。’——他们也走远了。一辆驿车驶来，车上的乘客都已睡熟，没人留意到车外的美景。车夫吹响了号角，可是他想的却是：‘我吹得不错，在这里吹出的号声好美妙，不知道车里的人是否喜欢。’——驿车也消失在远方了。然后，两个骑马的年轻人疾驰而来。我心中暗叹：他们多么朝气蓬勃啊！他们面带微笑看着遍布苔藓的山丘和密林。‘我不会拒绝和磨坊主家的克里斯丁来这里散散步的。’一个年轻人说道。——他们也跑远了。

“空气中飘来花儿馥郁的芬芳，风儿也陶醉其中。天空凌于幽谷，海天仿佛连为一体。一辆马车驶过来，车上坐着六个人，其中四人已进入梦乡；第五个人心里念着自己的新夏衣，这件衣裳得称心合意才行；第六个人在问车夫，远处的石堆可有什么典故。‘没什么故事，’车夫回答，‘就是一片乱石堆，不过，这片树林还不错。’‘怎么个不错法？’‘嗯，我来告诉你这片树林怎么不错吧。你瞧瞧，冬天的时候，积雪太深，整条路都被雪埋了，路上什么都看不见，这些树就成了我的路标，我绕着树林赶车，就不会把车赶到海里去了。你明白了吧，这些树可真不错。’

“现在，又过来一个画师，他没有说话，可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他开始吹口哨，这时，夜莺也唱起歌来，歌声清亮，胜过往昔。

“‘闭上你们的嘴巴！’画师怒气冲冲地大喊了一声。他准确描绘出了各种色彩和层次——蓝色、淡紫色和深褐色。

“‘这幅画真是美极了。’他说。他的画只不过像镜子一样映出了景物的模样。他一边作画，一边哼着罗西尼的一首进行曲。

“最后走来的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。她放下了身上背的重物，坐在古墓旁边歇息。她苍白俊俏的脸对着树林，像是在用心聆听。突然，她的双眼一下子明亮了，热切地凝视着大海和天空。她双手合十，我猜她是在念《主祷文》。她本人无法明白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，可是我却知道，此时此刻大自然的这幅美景，将在她记忆里久久留存，这远比画师在画纸上留下的画面更为鲜活。我的光芒一直照耀着女孩，直到第一缕晨曦开始亲吻她的秀眉为止。”

· 第八夜

乌云遮蔽了夜空，一点儿也看不见月亮的影子。我站在小屋里，愈发觉得孤独。我望着天空中它本该出现的地方，思绪飘向了远方，一直飘到我的好朋友那里。它每天晚上都给我讲